

唧唧訴叫，在這時候的乞伯仔，撫摸着牛頭，凝視着他的神氣，發現其極度萎縮的樣子，體溫有點高，他順便拿了一把草，試試牠的食慾如何？可是可憐的赤牛母，垂着頭，只微啓其嘴唇，試欲含嚼，但是齒根無力，重再吐出，兩眼凝視着乞伯仔，好像要對他說話的樣子，牠的犢兒站在牠的傍邊，顯出很可憐的樣子，乞伯仔知道不妙了，馬上把另一隻的水牛及赤犢兒疏開到厝後的稻草間，在那瞬間，忽然聽到一陣強烈的聲音，大概是交尾，一時毛孔悚然，背部慄了一陣寒冷，罵了一聲：「……幹您母……」，在這時候，東嫂仔正把洗了槽的水，由灶間的窗門潑出來，潑到乞伯仔的肩部，其實乞伯仔是在罵貓，可是東嫂仔以為是在罵她，所以有點不服氣地說：「……乞伯仔，我非故意的呀！你又何必這樣的歹嘴呢？……你這麼早八早就牽牛要到那裡去呢？……我這裡有點冷飯，想要炒豬油給你用燒……好嗎？」乞伯仔沒有應答，東嫂仔惱說：「……你這個老古怪，人家好意問你，你亦不作答，哼！排什麼架子呢？你亦無想這樣老了，依然一點修養都沒有，老是那樣的驕傲！莫怪人家說你永遠是林家的死忠奴僕，林家三代用過的人，個個都發財了，惟有你這隻老牛，死耕人家的田土，終日勞苦耕犁，所得者亦無過是一把草而已……」

「你這個老妖精……我是老牛，你是什麼呢？豈不是村中的一隻老狐狸精嗎？你用洗了槽的水潑我，我沒有罵你，你竟然反過來罵我，牛母病了，我那裡有心和你拍納涼呢？多謝你炒冷飯的好意……我老矣，無能爲了，況且我的老運亦要跟隨着世情的變遷，一年不如一年了，那裡比得你的好老運呢？……」東嫂仔是隔壁郭家的一炊飯婦，亦經已五十歲了，年青時候，有如一朵春仔花的姿色，生性風流，自她的丈夫死後，只守寡着一個獨生的女孩「阿網」，不幸阿網於小學三年的時候，因玩繩毬，跌成了一腳，不幸遂成了一個跛女，今年經已二十八歲了，還沒有結婚，也許她要選人，人亦要選她，七除八扣，終不成事，時常自嘆春晚了，還是無人問津，可是她有一手的好針番，面貌亦生得肥白可愛，她能裁剪女人最新式的服裝，論品行却亦不錯，但因出身低微，理想又高，時常幻想着將來的華夢，一早上起床便獨自向鏡化粧，左顧右盼，掠髮痴笑，大有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心情，她自想加我這樣的美貌，那裡有遜色於壁上的那一幀美人圖呢？她忘記了自己是一個跛女，雖然她的母親東嫂仔用盡了萬般的心神，希望能得到一個好招婿，到了現在尚未有頭緒，她恨殺了當時不該使她入學校，否則不致由繩毬跌下來，她常說：「女人讀什麼書？只得面貌生得美，何怕不出身，不能做富人的太太，假如阿網不跛的話，村中那一個小姐能比得起她呢？該死！可憐的孩子阿網，我不是生你不完整的呀！好好的，一個女兒，變成這樣的殘廢難看！怎麼叫我苦死呢？咱亦無嫁粧可以加掛人家，那裡找得好女婿呢？……千錯萬錯都錯在我的身上……」東嫂仔的心性，表面上雖然帶點風流氣，但是內心却不亂，年青時候，就私戀了乞伯仔！但是乞伯仔甚討厭她的行爲不檢點，雖然實際上無有什麼不好，但是看不慣她的風度，所以終不成爲夫婦，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彼此都變成老婦老夫了！她自丈夫死後，依然死釘在乞伯仔的身上，所以用心計較地尋到林家隔壁的郭家來做炊飯婦，雖然待遇不大好，却亦忍受，所愛慕者，是朝夕可以看見乞伯仔的臉，開玩笑，則每日之勞苦，如服了胃散一樣的心滿意，那知乞伯仔是個規矩人，除了應答了她幾句幽默諷刺的話以外，完全無動於中，可憐東嫂仔的痴情未死，時常作那紅杏出牆的苦悶心思與乞伯仔作交纏。(待續)

東臺唯一設備完善油廠

美援黃豆指定榨製工廠

出品標準
花生餅 精煉 花生油
豆餅 精煉 豆油

大慶成油廠

經理 王作昌

廠址：花蓮市節約街十四號
電話：四一號電報掛號〇一五五號
臺北辦事處：武昌街二段三三號
電話：二二六九七號電報掛號二四一七號

義堂橡膠廠總廠

廠址：士林鎮大東路十三號
電話：士林二二七號

臺南營業所

地址：臺南市民族路一二二號
電話：臺南八二二號轉

臺中營業所

地址：臺中市中正路寶貴巷一號
電話：臺中三二九號轉

臺北聯絡處

地址：臺北市南京西路三八號
電話：臺北四四〇七四號



標商子獅

獅牌球鞋 獅牌輪胎



標商輪車